學春秋隨筆

學春秋隨筆卷四

四明萬斯大充宗

閔公元年季子來歸

說者以季子來歸爲國人喜之夫國人之喜之者爲其能靖內難輔幼君也然究竟不能沮慶父之逆謀而閔公踰年卒見弑則亦安賴有季子乎此無他季子得成風之事心屬僖公於閔公之弑雖非其所願而亦不力爲之捍者二心故也迨僖公既立敗莒于酈而受汶陽田及費自是魯政世由于季勢成而不可返故朱子謂友爲魯國之賊而季子來歸一書乃聖人著季氏專國爲禍之基洵千古隻眼也觀其酖叔牙而許爲立

後求共仲于莒而不加顯戮叔且嗣卿而為仲孫夫非其中憾有隱慚于二氏者故稍為寬假而不伸其罪以正市朝之法乎然則何以書季子而不名也曰魯史因國人始望之喜而嘉之聖人亦因而不變然此事以觀而見其無以慰魯人之望也則嘉之而不名名乃所以深責之與

冬齊仲孫來

魯慶父弒君齊桓為伯主救患討罪其責也乃慶父如齊往作去任其往反一不之問謂非容奸得乎仲孫之來魯人必望之而喜以為除賊臣靖禍亂將在此矣乃竟其來為覘國一無所事自是而往使賊臣益恣無忌長

襄煬壽未幾而閔公弑矣然則仲孫此來非惟失魯人之望抑又滋魯國之危噫伯主之所爲如此其何以服天下春秋氏而不名者蓋亦因魯人始望之情而其卽是以爲譏者亦比事以觀而自見也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凡祭皆吉禮不獨禘也此獨言吉禘者喪未終未可以吉也按王制祭統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王制兼諸侯言蓋從周末僭禮爲文其實非也王制漢文時博士刺六經中語爲之三代典禮于此可見一二及僭禮者亦偶未擇其先儒言禘祫本緯書三年五年之說謂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或以爲不足信皆妄也四祭中唯禘特大礿嘗烝止祭自廟之親禘則七追始祖所自出于太毀廟未毀廟之祖爲待大故又曰大事文二年經書大事于大廟是也王制天子犆礿祫禘

禘祫嘗祫烝凡羣廟合祭曰祫非禘也嘗烝之外又別有祫也三祫中唯禘特大故又曰大祫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是也謂禘由上追祖所自出而不及羣廟與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說皆不本於經不足據也愚于學禮質疑中詳辯之矣諸侯則春礿秋嘗冬烝名與天子同夏祭則名祠與天子異故禮曰不王不禘天保詩有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詩作于武王之時故云爾及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之後以天子之禮始定以禴禘嘗烝爲天子四時之祭而禴祠烝嘗爲諸侯四時之祭東遷諸侯僭踰魯晉皆行禘及其既也用其禮於羣廟則益非矣○先儒謂三年喪畢必禘于大廟致新死者之主而序諸昭穆其言是也蓋新死之主初升必備見諸祖唯禘則諸祖畢集烝嘗唯有廟之祖而已故致主必于禘既禘乃歲行

時祭先儒又謂致主禘後三年一禘以爲常因與傳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以爲第三禘之證且推此知諸侯卽位之二年必第一禘卽生致五年必第二禘以合于三年一禘之證嘗是惡知僖八年之禘以致夫人書宣八年之有事以仲遂卒猶繹書定八年從祀以陪臣執國命書非謂唯凡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十年皆不禘也其三事皆值八年亦偶然耳設使此三事或有在六年若七年或在九年若十年春秋亦無不書也乃據此而必謂三年一禘抑何謬與○致主用禘夫子之禮諸侯致主當于祠烝嘗三禘行之毁廟之合否禮無明文不敢質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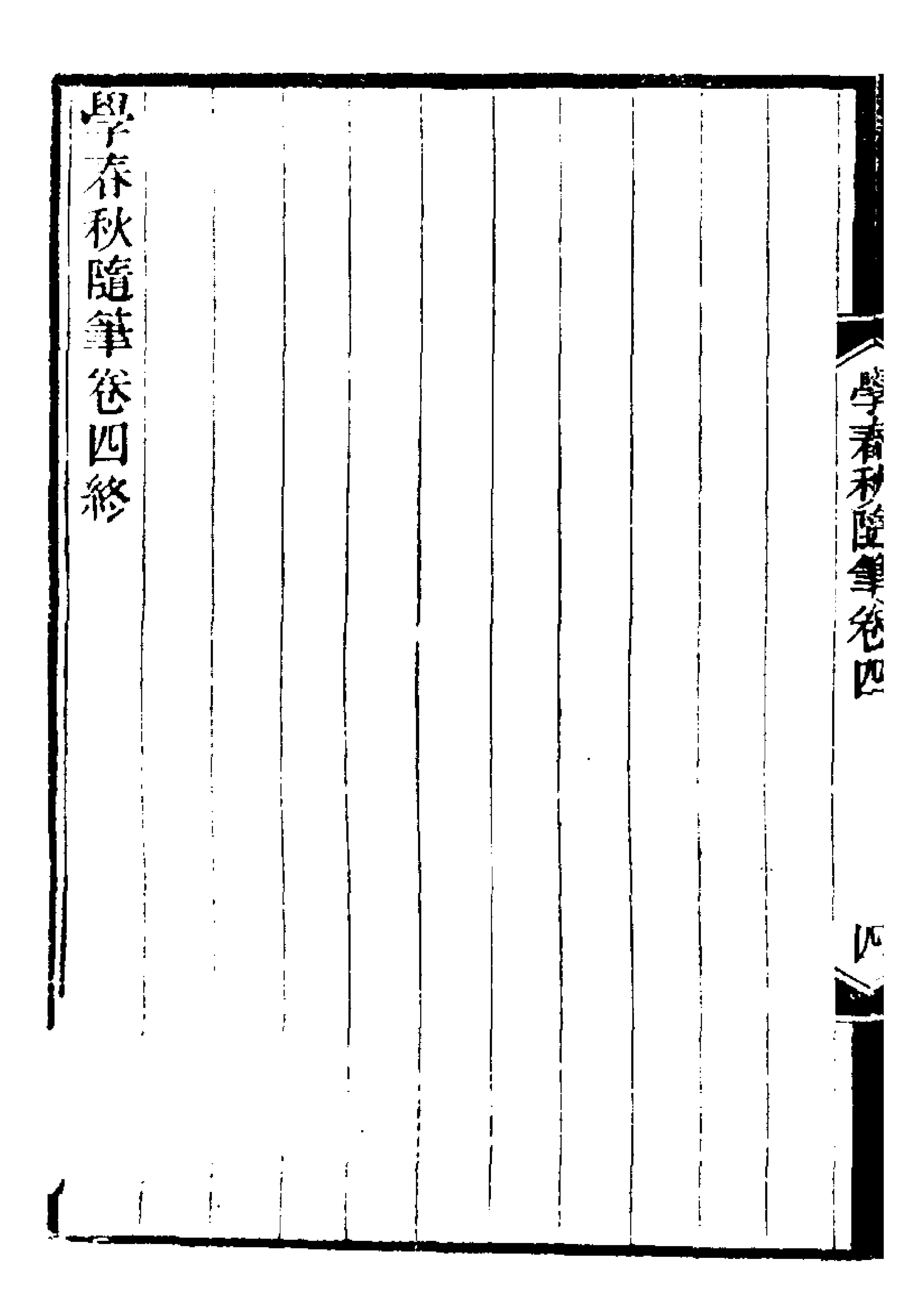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弒閔公傳言成季以僖公適邾果爾則哀姜慶父雖復迫之使奔意季友必以適邾爲名而潛使告難于齊且令人以齊師卽至恐哀姜如楚棄疾之恐比也誆言慶父已討成風復從中持之哀姜倉卒中懼禍遽及且亦信慶父已死兩不相謀踉蹌出走而慶父之內援中失知事無成亦遂出奔季友遂以僖公立之也推尋事蹟應必其然

冬齊高子來盟

時哀姜已孫慶父已奔僖公既立季友當國國勢漸安矣高子卽不來魯亦必不亡然而齊桓伯任也齊當國

事初定內憂宜恤外患亦宜防彼莒邾微國尚與偃酈之師（並在明年）使伯主不我相親侮我者獨邾莒乎哉故高子此來亦魯人之望也既盟而齊魯合亂益弭國就安是可嘉也子而不名其以此夫其不書使者書使則當書名書名則與鄭語（桓十四年）衛孫良夫（宣七年）之來盟無別而其美不著欲著此盟之美故不書使以信高子信高子乃所以美齊桓也


學春秋隨筆卷四終

學春秋隨筆卷五

四明萬斯大充宗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若救與遷是一時事據經則救在正月遷在六月相距幾半載且城邢之師即救邢之師書之重詞之複用見齊桓終始急邢而狄之去來倏忽故久次聶北以爲援既知師還狄必斃邢遂相與遷其國而助之城然後邢可安而師可罷是則存邢之功在救與遷而

所以得觀其變善其謀使邢得安于無事者非久次不爲功也先儒謂救不言次果春秋之定例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哀姜通慶父殺二子罪固應誅使不出奔縱未能必得僖公之厚奉或得如穆姜之徙處東宮（穆姜通叔孫僑如欲去季孟廢成公）齊桓亦置之不問矣乃懼禍外孫必畏齊桓意公與成季在邾依之庶得自全豈知至邾而殺行獮賂益甚齊桓之怒彼大義滅親者父不憐其子何有于淫亂之哀姜經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雖爲内諱使若疾終下書齊人以歸使讀者疑之曰魯夫人也胡爲乎齊人以歸也則其非死于疾而死于殺非死于魯人而死于齊人

無不曉然言下矣不亦微而顯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氏不稱姜者薨時已見省文從可知亦以別于生稱也凡夫人生時出入皆稱夫人某氏死後則稱謚如聲姜穆姜之類今哀姜喪歸欲稱其謚而未葬無之古禮葬後議謚欲直稱夫人姜氏又疑與生時無異故去姜字以別之諸議齊桓讟胡侍責魯僖讀劉侍之說皆非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齊桓公存三亡國謂邢也衛也杞也然邢遷于狄遷夷儀而助之城夷儀。因邢地也衛爲狄所入懿公死文公處漕乃城楚丘而遷之楚丘。因衛地也杞病于淮夷

諸侯為之城緣陵緣陵固杞邑也皆實未亡傳謂之存亡國者以其敵國外患瀕於危亡賴桓公復安之也先儒多以專封病桓夫謂之封者必因其功德錫之爵土列于諸侯若周初之封建者也三國爵未絕地尚存伯主以救患分災之義城之而議其專封為善者懼矣盍亦考當年事實乎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諸侯莫尚乎五伯五伯莫盛乎齊桓齊桓盟會莫善乎葵丘征討莫高乎伐楚然而孟子所謂摟諸侯以

伐諸侯爲三王之罪人者亦即在是學者平心順理觀文考義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沒功斯可以定桓文矣是役也功在責包茅服濟楚罪在不討僭王不誅猾夏所以然者不由王命以力假仁自矜不足以服人未敢問及乎此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濤塗雖誤師不忠于齊未始不忠于其國爲齊桓者察其情而恕之可也即以爲有罪執而治之亦已矣何至秋以三國伐之冬又以七國侵之因一臣而禍其一國

極于此不大忍乎江黃近楚而來會覺驅之以伐陳務誇遠國之兵威不顧小邦之後患用江黃者適所以滅江黃也噫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讀春秋有無俟詳考傳文即得當年情事者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何則諸侯之于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夫獨無情而忍于殺之乎是必嬖寵讒謀奪嫡造端媒孽漸使失愛以至於此也惑於申生有疑焉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然則申生之出夫不正也夫不正而可以為世子乎又傳云惠公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知穆

姬申生旣生賈君卽撫爲已子申生因是得立而不知其不可也不可以爲世子而以爲世子獻公溺愛之過也以爲世子而又殺世子獻公聽讒之過也然則申生無過乎申生之爲申生也生我者君父立我者君父殺我者君父我知爲子而已矣過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定王世子也或曰是會也不稟王命在世子則無父在諸侯則無君春秋非之或曰是會也雖無王命祖天子廢立之私杜周室將來之亂春秋是之愚以爲皆未得

當時情事者也以愛易儲天王雖有其意尚未佈之文告見諸施爲世子縱窺知君指亦未敢聲言以告諸侯諸侯即徼得君情亦未敢明言以會世子世子朝夕視膳諸侯未入天朝藉非請王命以行世子必不敢擅會諸侯諸侯亦何能私屈世子據左傳云會王世子鄭謀寧周也葢齊桓去年伐楚責包茅問南征皆尊周之事天王亦應聞之今年此會名曰寧周以世子下臨爲請實欲定世子也天王喜于寧周遂許世子之出世子出而諸侯以殊禮尊之儼然正儲君之位於是天下萬國臣民咸曉然曰此天王之世子也而世子之位定矣春秋以齊桓有尊王之美得善全之道故特書會以與

之鄭伯雖順王私而獲戾於公義也故皆逃以罪之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致哀姜主於大廟也何爲不于喪畢致疑其禮也哀姜淫亂見殺疑其禮則不當致不當致而致故但稱夫人而不曰哀姜若似乎致他夫人而非哀姜然疑其禮故著其疑也先儒有謂禘非合祭但追始祖所自出而配以始祖然則禘不可以致主矣禘不可以致主此何以致夫人乎故當從合祭之言爲是

九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

世子申生既殺則奚齊爲世子矣何以不稱世子春秋

之法不得有二世子也嗣君未踰年稱子何以不稱子君在內世子君薨曰子子卽世子也春秋之法不得有二世子卽不得稱子也不得稱世子不得稱子亦不得稱子故仍繫之先君而曰君之子君之子與于君乎上書晉侯卒此書殺其君之子雖未君而實君也以爲君之子有與于君則是殺其君之子與于弑君也殺君之子與于弑君是奚齊與卓異也春秋一視奚齊卓則殺其君之子與弑君同也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有五年　九月　季姬歸于鄫

此鄫季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于鄫子爲世子時

公不自主其昏也今來寧何以不書既詳其過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季姬何以不繫鄫下云及鄫子知為鄫子夫人也先儒多從二傳謂使自擇配使來請已此傷風敗類之尤閭閻尚不肯為堂堂侯君之女肯出此乎趙子常云使來請已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鄫子因朝而請已如此則三傳可通為一庶于事理無礙或疑明年季姬歸鄫為始嫁亡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酅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鄫為疑則季姬今年已見明年歸鄫自從省文叔姬則歸酅不歸紀不繫紀則別一叔姬矣

十有七年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齊人狄無齮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春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
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傷于泓故
齊桓牽于內寵子無適立舍無虧之長而屬孝公于宋
襄名雖世子實未厭諸子之心故身沒而宋襄興師
納昭孝公名使齊人殺長立少于桓無負於宋實多故諸
侯鮮樂從者同役唯曹衛與邾此宋襄之始事也義聲
不立雖欲因之繼伯而諸侯多貳次年曹南之盟備有
曹邾知衛人之不服矣今秋而又圍曹曹知曹人又不服
矣又況執滕君用鄫子好行凶德諸侯益離楚人乘之
而起以無忘桓德爲名實收諸侯以自附齊之盟修好

雖出陳侯實亦楚人授意蓋陳蔡與鄭素服于楚非楚授意陳豈能强楚從之自有此盟而齊魯亦從楚矣宋襄不悟盟鹿上以求諸侯楚雖陽許而竟執于盂蓋盂會之諸侯無一非楚之從也猶不悛明年復以衛許滕伐鄭猶不悛復與楚人戰于泓至于傷股而死甚夫失伯體之重傷中國之威由其傲狠悖德謀不臧則致孤立無援喪師辱國以至于死也儒者多稱以文王擬之不亦過乎

二十有四年　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左傳事實王始不聽富辰諫而以狄伐鄭既德狄人而后其女及子帶與通而替之頹叔逆以狄伐周而王

出其間事需歲月非一時能頓及乃左傳繫狄伐鄭于夏而王出在八月之前日月過懸且與經不合及考外傳則狄伐鄭在今年（襄王十七年）替后王出在明年益與經不合要當以經爲斷經書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夏冬相距可得八九月諸事庶有漸次矣用狄避狄皆不書不忍書也且爲天王諱過也

二十有八年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文之伯諸侯始此王子虎不書杜謂臨盟不同歃是也衛侯出奔使叔武受盟則武乃奉使以行至會聽命可也今經書衛子而定四年祝鮀述踐土載書衛武列

魯申蔡甲午閒是晉文直以武爲君武亦儼然自君矣衛侯雖奔位猶未絕而更有君是死其君也衛侯或人之訴始動衛侯之惡乎前驅即不射恐未肯以自全也故春秋之法諸侯殺母弟必斥君而叔武之殺直不書以爲武有自取之道不得專罪衛侯也噫彼叔武者當傳歂之時獨不思吾當君位吾君反國吾置此身于何地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傳云晉人復之也夫晉既有復衛侯之意奈何以君禮待叔武叔武雖無覬覦之私其如令人似君備其難辭多口當時元咺奉武以行不能匡武辭刻佼啟[illegible]疑攻

武受禍又不痛自悔恨白武無他顧乃外奔以訴君悖逆不道一至于此然則衛侯無過乎曰叔武罪可無死然非正誼明道友恭素篤者未能心諒其無他衛成中未也彼其懼禍奔亡孽非自作悉由晉文私怨出亡時衛文公不禮致此身狼狽東西轇轕無告不幸叔武適有此嫌猜言紛興益生疑畏以故殺歂子先期入獄大之矢一若成公道之使然雖非有心不可謂之無意也存之此言特謂武亦有以自取不得專罪衛侯蓋謂衛侯無過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溫卽河陽也春秋書諸侯之會于溫天王之狩于河陽兩地不相蒙使若會自會而狩自狩蓋所以泯召王之迹而全天子之尊也其狩也左氏公羊皆以爲時田冬禮而後儒多目爲巡狩夫河陽去王畿百餘里天子巡狩當于四岳豈僅至此而已乎然二百四十二年中天王豈無常狩而此獨書者上書會下書朝見王月會朝不狩然會在溫狩在河陽識者知爲一地必曰疑諸侯盟會已多王何獨因茲而狩晉侯之召又隱然言外矣特筆一書尊王抑伯於斯盡見此豈游夏之所能贊者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

衛

衛侯執而元咺歸則其執由于元咺明矣當時晉文受咺之訴必謂踐土盟次進退唯吾殺武茂我也遂執之而窮其獄獨不思臣無訟君之理反縱咺歸而立瑕嘖咺之心直置其君于死地而絕望其生還矣前今武而不忠今立瑕以縱遂武既受其愚矣瑕奈何復蹈之哉

三十有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者子月日至天子祭天之名也寅月祈穀於上帝不名郊魯諸侯不得行郊東遷後諸侯僭踰僖公乃始行郊禮其言成王賜伯禽受皆假托之詞予于學禮質疑詳之後遂以爲常故孔子

歎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先儒說魯郊不一杜預本左傳謂唯行祈穀之郊鄭玄謂魯行日至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鄭以周天子子月祭昊天上帝于圜丘曰禘寅月祈穀于南郊曰郊魯則子月祭天曰郊然不專卜是月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不吉則止）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愚就春秋詳考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是正月牛死即不郊而望也使是年牛不死即正月郊可知正月而郊日至之郊也則鄭玄之言爲是其云轉卜三正則因魯郊多慢往往後時見春秋唯書四月五月之郊以示譏無書二月三月者又公穀皆有三

卜禮四卜非禮之言故爲此說耳左傳謂啟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則直以祈穀爲郊不知郊自郊祈穀自祈穀名不相通而郊禮重于祈穀魯君臣不欲行僭郊名雖郊而託言祈穀春秋則據實書郊以明其僭雖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孟春子月）配以后稷此非魯日至郊之明證歟左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此指天子而言天子歲郊不須卜其從否但卜牲日而行之禮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禰宮是也其卜牲也擇其毛而卜之（見祭義）必在滌三月帝牛不吉以爲稷牛也（見郊特牲）其卜日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卜中辛不吉徑

用下辛不更卜也此王禮也魯雖僭郊不敢必祭先卜郊之從否而後卜牲日從則郊不從則止公羊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何休曰天子不卜郊魯以非禮故卜爾此說是也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是則卜郊既從乃卜牛得牛乃卜日得日則改牛爲牲此經云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是先卜牲日而後卜郊故左氏譏之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劉侍讀謂卜日即是卜郊無更卜郊之事然則左氏公羊之說皆不可信乎三望據舜典望于山川則公羊謂岱河海者近是或疑河海非魯境內不當祭夫使魯祭所當祭春秋不以爲僭而書之矣

補遺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按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從據此則惠王實崩于七年經書八年從赴也先儒多據經文謂王朝無秘不發喪之事且云諸侯盟洮已知王崩二月三月襄王已定位不應練而告諸侯又叔帶爲惠王愛子無父死經年不知之理疑惠王時大病襄王恐一旦有變故盟于洮以謀之至冬而王崩也若是則傳言與不

足信考外傳晉語云襄王三年而立晉侯惠公也乃僖之
十年也八年而殯于韓秦獲晉侯僖之十五年也周語云襄
王十三年鄭人入滑僖之二十年也十七年王降狄師
以伐鄭僖之二十四年也皆與春秋經合從諸所見之
年逆溯襄王之元年當在僖之八年嗣君必踰年改元
然則惠王崩實在七年傳不誤

三十有三年　十有二月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注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此年傳
末有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此明年葬僖公傳錯簡作此杜氏讀
緩以上爲句劉侍讀以緩作主爲句因譏杜氏遷僖公
薨月以就葬緩之說爲非明年葬僖公下行歎愚按經傳所書月

曰杜氏每以長歷推校或言經誤或言傳誤甚不然之獨是經言誤不可謂非文元年書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此二日也食在二月不書朔說見前從癸亥逆推正月朔非壬辰則癸巳月分大小乙巳距壬辰癸巳四十八九日則在十一月明矣所謂以經證經也

傳又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是主因祔廟作也杜氏乃云新死之神祔之于祖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宗廟四時常祀自如其舊然則祔不用主主之作非因祔也鄉嘗疑先儒說禮謂祔祭後主反于寢非喪禮每加以遠之意杜氏此注抑又甚焉近梨洲先生答吾弟季野曰謂祔後反主于寢總緣誤

解左傳此條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在廟因有祔已復寢之言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虞後作主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先生此答不惟傳無疑義於禮解亦瞭然矣

學春秋隨筆卷五終

學春秋隨筆卷六

四明萬斯大充宗

文公元年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僖公薨于去年十一月今年傳有閏三月實七月而葬也故杜注以為緩而前年葬僖公緩作主之傳讀緩字屬上句以此也不知七月葬之緩明者自見不必明言而既葬即虞既虞即作主而祔此必不可緩者乃僖公之主作于明年二月則緩甚而非禮矣傳因葬僖公而言緩作主見作主當于葬後不當在明年也合從劉氏讀緩作主為句若從杜氏葬僖公緩固非禮矣作主不言緩又何以見非禮而并言于此乎

二年春王二月　丁丑作僖公主

據公羊有虞主有練主此作練主也左氏不言有二主主有專一之義不應改作左氏說是而于葬僖公下即言緩作主之非當即是祔主祔主至是乃作者疑其禮而未祔也按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孫死則祔祖從其昭穆也魯至隱桓及閔僖皆兄終弟及昭穆雖明先儒有謂同昭穆者有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同昭穆者就同昭穆者言之閔公之世高廟孝公為一穆曾廟惠公為一昭祖廟隱桓為二穆禰廟莊公為二昭閔公既薨祔于桓廟喪畢祧孝遷桓正閔廟于穆次僖公主祭於閔為兄則閔廟當屬何稱又四廟

之中遂無高祖及僖公之薨若祔於桓則反爲莊公之上（桓在一穆莊在二昭）其遷廟也桓則先惠而祧閔則兹僖而入將穆廟虛其一矣若遂祔于閔昭穆雖同又非以孫從祖之制就不同昭穆者言之閔公之世高廟惠公居一昭曾廟隱公居一穆祖廟桓公居二昭禰廟莊公居二穆閔公既薨祔于桓廟喪畢祧惠遷桓正閔廟于昭次僖公主祭禰閔而祖莊及僖公之薨祔于莊廟既則祧隱遷莊正僖廟于穆次也然則一說宜何從曰從其同則遠而高祖不祀近而閔廟無稱可疑也從其不同則以弟後兄紊從來一定之班（傳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昭穆一定之班）尤可疑

也吾爲反復推求大約兄終弟及者多有不忍言之故於其兄未必有恩故但祔之下祖而祖廟未遷遷新廟未遠立逌後君薨而祔祖乃與先祔者同升而祖廟因之遷毀故僖公之世閔公尚祔隱桓也今僖薨亦祔隱桓魯人不明先君後臣之義而以兄不下祔爲嫌故久疑而未決也曰子何以知兄之但祔而不遷也曰于隱閔之不成喪不書葬知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杜氏曰大事禘也天子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四祭中唯禘特大故嘗烝曰有事禘曰大事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即指禘也凡合祭曰祫大于四時之祭

特礿祫禘祫嘗祫烝嘗烝之祫及有廟之祖而已禘之祫上追始祖之所自出下及毀廟未毀廟之祖其祫特大故嘗烝曰祫禘曰大祫但公羊止言毀廟未毀廟而不及始祖所自出者魯禘異于天子也据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而已不及祖所自出也詳見學禮質疑又公羊云五年而再殷祭亦就魯禮爲言天子則歲禘諸侯不敢歲禘或間歲一行或二歲一行故王制亦言諸侯礿則不禘也先儒因公羊此文遂信緯書謂天子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何其謬哉○凡三年喪畢因禘而致主于大廟以審諦昭穆此禘即致僖公也所謂躋者位次閔公之上也僖嘗臣于閔閔雖弟不得加之三傳取

祖、禰、昭、穆、爲喻以明躋之之失、非眞謂閔昭僖穆閔祖、
僖禰也、先儒援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禰
閔、嗚呼、亦知儀禮此言、爲支子之子爲後于宗子者言、
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弟爲子也、即如
先儒之說、或以弟後兄猶可兄而後弟、豈先有子而後
有父乎、且閔公八歲而立、十歲而終、年在下殤、未冠、未
昏、豈有爲人父之道、而可以兄爲其後乎、故兄終弟及
者、必同昭穆、斷斷無疑、第因其爲弟、而遂以長君躋之、
是以兄弟先乎君臣也、其不可也必矣、兄弟既同昭
穆矣、將同廟乎、異廟乎、曰同堂而異室可也、然則隱桓
一廟也、閔僖一廟也、哀三年桓僖宮災、何以不言隱閔

乎曰桓去哀九世僖去哀七世其宮尚存必觀盡毁廟之日祧隱閔之主而桓僖以一本存故災之日言桓宮僖宮而不及隱閔也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氏以爲合禮蓋以僖公之薨在季年十一月今納幣書冬必十二月喪既畢可圖昏也（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獨不思昏禮有六納幣之先已有納采問名納吉（儀禮）乎縱納幣在十二月其未祥而納采問名（使[illegible]禮行）於禮而納吉斷可知矣安得謂非喪娶乎蕭子以爲盡志深得春秋之旨矣

四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莊公適夫人哀姜淫弒不終僖公爲之祔葬致廟說者多以爲過情不知其過情于適母者益爲推崇生母地也故成風之爲夫人不自今日始春秋于其薨也稱夫人于其葬也稱小君雖以著其非古而先君委曲無已之情亦于斯著焉益厚于所生雖失之過而聖人亦諒其無他也母以子貴余甚有味乎此言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春秋書王與天王一也特有詳畧耳非以爲褒貶也何則舊史書王事槩言王其大者修春秋於其事之宜詳者則繫之以天於其事之宜畧者

則不繫之以天莫宜畧于命桓公與賵葬成風矣然則
諸書天者無譏乎東遷之後上替下陵天子之下交于
列國者多否而少可往而不來勉而無恨夫子盖心傷
焉而非所以爲譏也然而必務詳之者不詳不足以見
諸侯之薄也至于錫桓命厚成風任叔歸於周已衰
夫子尤傷之畧焉而弗詳可也

六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歷法以每歲氣盈朔虛之餘日積而爲閏三歲一閏五
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閏月有
節氣無中節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
此其大率也春秋時歷法尚疎不問中氣有無皆於歲

終置閏見於經者此年及哀五年也見于傳者僖之八年成之十有七年襄之九年昭之二十有二年哀之二十有四年也又襄二十有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隨書乙未楚子卒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知是歲終有閏也僖五年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知四年歲終有閏也昭元年傳十二月巳記晉烝事下更有甲辰朔知是歲終之閏朔也獨文元年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閏在三月卽爲非禮則閏在歲終爲禮可知故惟曰閏月不曰閏某月又昭二十年傳七月後有閏以是年二月巳丑日南至不當入二月至日中氣也推移只在子月內前不入後月後不入正月知正月乃十九年歲終之閏二月乃正月也歷官

知失因遂妄置傳不言非禮者以元年譏已明也左氏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歸餘于終者即歸餘日于歲終而成閏月之謂也執後世歷算以推春秋月日者法雖工如不合何

七年　夏四月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襄卒于去年八月至是已九閱月矣此九月之中晉國無君唯趙盾是聽盾初念為國欲立長君既而威已立勢已成則又利于輔幼以恣行其意故靈公之立雖以穆嬴之故實亦趙盾之私願也令狐之師秦直晉曲以詐勝之兵威遂震於是內權既固即外結諸侯至八月遂主扈盟矣噫盾亦橫矣哉

八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是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屬辭以觀即知公子卬既殺華孫即代爲司馬華孫來盟踰年而宋弒昭公則知卬乃忠于昭公者而孫則公子鮑之黨也孫之來盟乃爲鮑樹援非由君命故不書宋公使左傳乃謂孔叔鍾離卬皆昭公之黨噫君臣也而可以黨言乎蓋惑於逆鮑之徒誣飾君惡以成其弒反斥忠君者爲黨豈知聖人于春秋前後兩書司馬一忠一賊義自分明邪說豈得而亂之哉

九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晉襄公蒐夷以謀軍帥（在六年春）因先克之言而先狐趙（見八年傳）又因陽處父之言而先趙盾在襄公用人亦若虛公無我不幸隨喪（在六年八月）而盾以小才薄德立幼自嫌人不信服處父以是見殺矣狐射姑以是奔矣令是先克先都士縠箕鄭又以是皆見殺矣於是三軍卿帥唯盾所置而會盟征伐唯盾生殺予奪唯盾幼君在其掌握無輔導匡救之功年未成人（晉靈以文七年立時方在抱宣二年見弒年未二十）稍違己意（左傳載晉靈公不君等事皆趙氏子孫誣飾之詞）遂密謀而弒之矣（盾主謀詳下于）經先後書處父諸臣之殺與奔所以著趙盾之專橫積成弒君之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氏謂郕大子來奔公以諸侯禮逆之故經書郕伯以理揆之斷無來以大子而逆以諸侯者來以大子逆以大子可矣逆以諸侯知其來以諸侯也蓋郕人廢長立少朱儒雖不自安猶自以爲當立於其出奔直以君稱外赴魯人不察遂以爲果郕君也而逆以諸侯之禮史遂因而錄之也不然杞侯來朝魯尚以其不共而卑之且入其國僖二十七年肯于出奔之大子而反待以諸侯乎或曰郕兄弟也或曰利其土也二說者余未信之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

說者多從公穀以單伯爲魯大夫余謂莊元年十四年凡三書單伯此年復有單伯相距八十餘年必父祖子

孫相繼爲卿者也魯之世卿無不書卒者單伯果爲魯卿何以終春秋無一卒之耶或曰單伯若非魯卿明年何以書至曰王子虎劉卷王臣也何以書卒同內大夫乎以是觀之春秋內魯尤內周故凡王臣在列國皆同內大夫單伯以魯事如齊還而告魯故書其至無可疑也

十有五年　夏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慶父殺君奔莒族宜滅也而敖復爲卿敖棄命奔莒世宜絕也而穀難繼立魯之爵賞不以待賢人而以福淫人其失政已甚至是敖卒于齊又以其子之故而歸其喪君之弔贈且如禮若非君有弔贈史亦不書吾于是歎世卿之日

張而會事之益不可爲也不言喪至而言齊人歸者若齊人自歸之本魯人之所絕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靈立于文七年時方在抱趙盾以是盟諸侯于扈春秋惡其專廢置君故諸侯不序而趙盾不名晉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趙盾盟諸侯也諸侯序而趙盾名以從楚之諸侯服諸侯望晉以伯也此年扈之盟晉靈親會將伐齊討亂齊人弑君然稱年未諳國事實亦趙盾主謀受賂而退與無會同故復略諸侯不序所以罪盾之不能輔君以義使不得爲盟主也十七年會扈亦然討宋弑君識者謂盾志已無君故背弑君不問致會者效

尤而起（皆在十八年）未幾而盾自蹈之（宣二年）又未幾而鄭歸生蹈之（宣四年）弒君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皆盾爲之也

十有六年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不告朔故不視朔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然則告朔之廢始自何時蓋自昭公孫齊季孫專魯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雖不行而羊尚存使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歷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尚存乎惟其廢之未久故有司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之告而今之不告也遂憤然欲去

之耳

學春秋隨筆卷六終

乾隆辛巳歲
[illegible]福堂梓行

學春秋隨筆卷七

四明萬斯大充宗學

宣公元年　夏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亦曰蔡謂驅之遠地羈使無去考之禹貢蔡在要服外二百里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周之五服大畧相同尚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周語祭公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禹貢作綏服餘竝同也周禮職方大行人竝言九服不可從是則流放罪人固有一定之地非以意為遠近也放有一定之地則諸侯今非所及故大夫有罪必請于天子而放之東西朔南惟天子命非如奔者之得以任其所之也今晉放胥甲父于衛是視衛同要服矣私放一失也蔑鄰二失也同罪異罰三

失也。晉秦河曲之戰胥甲趙穿呼軍門以沮軍謀事詳左傳文公十二年趙盾之專橫一至於是。公羊以爲近正而取三年待放爲言。大三年待放。謂三諫不從而去者。待君命以爲去留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以罪放者。則有去無留。義固殊也。且待放而去亦任其所之。豈如罪放者之有定所哉。

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晉靈即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卽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恚。趙盾爲正卿。引君當道。使志于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忌。遽謀弑逆何其忍乎。大抵靈公爲人躁妄。未嫻師保之訓。長而漸黠。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

權久握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巳僞亡而穿行將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守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于邪說乃托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弒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興每于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弒君更爲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而是非謬于聖人良不誣也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巳震至是

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其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謚後改靈）斲其棺而逐其族足以知弒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于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傳云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其意以爲盾非實弒故可復見愚通考春秋大夫必因有事與有事而法應書者乃得見于經弒君之賊復見者內有公子翬公子遂外有晉趙盾衛甯喜甯不復見者非不見也無事可書則不見有事而法不應書則不見

法應書而或稱人或稱師則亦不見此趙盾之復見以侵陳應書也非以其非親弑君而故見之也使盾之復見以非親弑彼輩也遂也喜也亦謂非親弑者乎夫惟其復見也乃益見亂賊之專恣而國人之不能討賊爲可恨也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復不書有疾者不書卒于垂足知有疾省文也書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是卒與祭同日也然卒有早晏垂乃齊地未必即日赴至疑辛巳乃祭之日而仲遂之卒巳前此矣當祭而聞赴因繫之祭日以起明日猶

繹之非既書祭日則不得更提卒日或曰卒在辛巳壬午赴至而繹事已具不可中止故惟萬入去籥以示變然細按經文猶繹二字確是當祭聞赴聞赴則不當繹而猶繹故書以著其非禮檀弓亦曰卿卒不繹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左氏以爲禮穀梁以爲譏然玩經文不言不葬而言不克葬必雨甚難于襄事也禮云葬而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耳矣雨甚不能襄事而必日有進無退率略奏功倘誠信稍虧貽後日無窮之悔其可乎說古人卜日未若後人之拘忌而諸侯葬禮四綍

二碑執紼五百人遣車七乘人衆非所繫而尤汎濫其何能濟故寧緩毋遽寧愼毋躁王制云葬不爲雨止唯庶人縣封者爲然原非謂大夫以上也

九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

古今持論最不平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先儒反罪洩冶以爲不當正言于淫亂以陷于死甚且謂從君於昏嗚呼此第就冶一身論未就陳君國論也夫君臣宣淫戲衷袒服冶知其必至于喪亡也故不避斧鉞苦口直陳從則君可安國可保不意其竟至于殺身也未幾而君弑矣又未幾而國滅矣禍有大於此者乎冶身死而其言驗然則冶無罪也殺之者之罪也春秋書

陳殺其大夫洩冶繼書陳夏徵舒弒其君繼書楚子入陳以著爲君不道而殺諫臣必至于身殺國亡爲後鑒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與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齊殺其大夫高厚之類初無分別微傳文何由知其以諫死故諸儒皆以書名爲有罪余謂以書名爲有罪傳者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孔子固曰其文則史未嘗謂我爲春秋而列國之史可盡廢也春秋之義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皆名罪其專殺也有罪名無罪亦名著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事其事則詳于國史間有不名者則史之闕文孔子不得而增也豈以其無罪而不名乎惟名乃見其有罪亦

惟名乃見其無罪然則以洩冶書名而罪治者傳例誤之也

十年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以崔氏爲崔杼先儒推齊莊見弒之年以辨其非崔杼弒莊公在襄二十五年去此五十二年豐氏因謂氏天篆文相近益崔天也傳寫誤耳按僖公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左傳有齊崔天至是凡三十四年其人宜尚存于此以備參考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徵舒積君罪不容誅此就陳人言之也就徵舒言之身爲國卿而君與大夫聚麀其母且面施嘲戲徵舒而忠

孝人也則竊毋而逃已矣潔身而去已矣徵舒而殘忍人也當是時恥之甚憤之甚於君何有哉𠔥曰徵舒弑其君固以罪徵舒亦以見平國之因淫致弑由於自取而泄冶之忠諫爲可思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弑君者多不書葬非不葬也葬不成禮而諸侯不會故不書也說已見隱十一年陳靈既弑成公午嗣立矣凡君弑不成喪者必賊臣當國而嗣位者非其子也成公觀靈公子討賊葬親乃其急務今縱未能討賊苟克成禮以葬徵舒豈尚仇我先君而或撓之耶乃逃之兩年之後楚殺徵舒而後襄事噫使楚不討徵舒將靈公終不葬矣

午獨非人子乎何忘親之至是也用見徵舒之惡而成公之無能爲也

十有五年　初稅畝

孟子言三代田制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者之中莫善于助因滕于野行之故復爲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唯趙岐孟子註曰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按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

爲井擬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今宣公于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譏者譏重困農民且著十二之始也三代授田多寡及雜周亦助與夫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諸說辨詳周官辨非中

十有六年　冬大有年

桓三年書有年賈逵之說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先儒因謂桓宣弒逆水旱螽螟饑饉繼作史不絕書宜也有年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噫是何不仁之甚也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因一人之弒逆而欲盡一國之民轉溝壑而爲快也是何不仁之甚也孔氏辨

貫說之非以爲失天佑下民之意其言是此年皆大有年者聖人見宣公即位以來篡弒所感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饑十三年螽十五年螽蝝生饑民已困之今又國用告匱稅畝初行當此民力重困之時忽見年登大有一若天憫斯民之窮而厚賜然者不覺喜之甚幸之甚特筆書之曰大有年於乎民惟邦本食爲民天聖筆大有年一書而仁愛下民之意藹然溢于言外矣何諸儒之不察也

十有七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雖不義其兄而宣則友于其弟故特書公弟名而加字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與季友仲遂同也胡氏因肸

不仕不見于經而力辨其非然考肸之後公孫嬰齊已爲卿而見于經嬰齊生老老生弓弓生輒及歟輒生請皆見于經則其世世爲卿可知矣肸不仕自不仕子孫世卿自世卿兩不相妨惟然乃見宣之友于其弟先儒以書弟爲惡宣非也

十有八年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魯有歸父與三桓猶二五之與十也歸父之謀去三桓欲專魯也如晉之後其謀漸洩不幸宣公隨喪行父乘其未至而遣之其遣之也不以其身之罪而以其父之罪不以其他罪而以其殺適立庶之罪噫行父亦狡於

哉彼固謂以此爲名仲氏無駭已得謝與謀之罪豈知春秋于文公薨後書子卒書夫人歸齊隨書行父如齊者何爲耶宣公即位後書會平州書齊取濟西田先書行父如齊者何爲耶謂不與襄仲同謀其誰信之行父是言殆欲蓋而彌彰矣蓋行父是舉已有三利翦其所忌一也已得專魯二也歸惡于遂三也歸父亂賊之子奔之不足惜獨怪行父君肉未寒直斥其所諱以快已之私爲過忍也

學春秋隨筆卷七終

學春秋隨筆卷八

四明萬斯大充宗

成公元年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者增甲士也周法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七十六家九夫爲井起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氏謂昔使甸出之今使丘出之是頓加四倍理必不然胡氏謂昔也四丘出三甲今也一丘出一甲是增三之一步卒竝增理似可通愚通考春秋竊謂此但增甲士而步卒如故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書甘誓蔡傳引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三人

（各述所聞爲說如此）問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如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侯叔夏御莊叔（叔孫得臣也）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是也魯畏齊彊車增一甲甲皆爲駟乘因使一正出一甲故曰作正甲其步卒之增則在襄十一年作三軍時也正甲暫增非爲常制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四卿並出先儒因謂魯有四軍非也襄公時始作三軍此時止二軍可知二軍而四卿則非各主一軍也軍各一將佐耳（行父將上軍許佐之僑如將下軍嬰齊佐之）史書之法將稱元帥

而此乃四卿並書者齊雖二軍嘗不盡用今蒐乘增甲悉師以行聖人惡其遑忽兵而忘內顧故備書之且以著諸子之專兵自恣而不由乎君命也齊頃狃于取龍及新築之勝一驕而敗幾於喪身亡國可不戒哉

取汶陽田

此鞌戰勝齊之後行父請于卻克强迫齊人使之反魯行父遂用師以取之也何以知爲行父取之也僖元年季友敗莒師獲挐公賜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則此實季氏之私也故知季孫取之也何以知其用師取之也觀明年叔孫圍棘棘汶陽之不服邑也棘以不服而用師故知此必用師也唯用師故書取不書歸雖季氏取之

故八年晉使歸田于齊行父獨私于韓穿也

三年　二月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之薨已二十九月喪已除廟已遷矣何以不曰宣宮而曰新宮迫近（迫近謂喪未久）不忍稱也僖公作主更迫近矣何以不曰新主而曰僖公主作主常也廟災非常也常者可書（不可書指設言亦就新宮言）非常者不可書不可書而又不可不書故變其恒稱（宮廟恒稱必舉謚如恒宮僖宮之類）不曰宣宮而曰新宮以致爲君臣大不忍之情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新宮災亦三日哭鄭康成曰哭者哀精神之有所憑依更是之曰哭者哀精神之無所止宿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以武宮爲武軍公羊則曰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五年經書有事于武宮即此武宮則公羊之說爲是蓋鞌戰時禱于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宮也魯人不知其非禮且從之于魯公之廟而稱爲世室明堂位篇亦從後言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亦顧名而思義乎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於伯叔子孫親未盡其廟在六廟（三昭三穆此指周言）四廟（二昭二穆此指魯言）之中親既盡其廟在六廟四廟之上蓋自其崩毀之後其廟世世不毀未嘗一日中斷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在懿孝爲禰在惠公爲祖在隱桓爲曾在莊公爲高至閔公則親盡而從毀矣閔公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一旦

忽然更立違禮背制而猶稱之曰世室於世字之義何於甚矣魯人之陋而記禮者之昧昧也

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盾異母弟曰同曰括曰嬰盾子朔朔娶晉成公之姊莊姬生武朔死嬰通于莊姬同括放諸齊莊姬譖於晉侯曰同括將爲亂晉殺同括武從莊姬畜于公宫以其田與祁奚此事實也夫姬譖同括晉行其讒討止同括可矣曷爲禍幾及武而并收其田里乎史記屠岸賈滅趙氏其事未可全信獨所云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者合之左傳所載確爲可據然當時因姬譖討同括遂并治弑靈一獄追論趙盾欲滅其家武方幼稚從母匿

公宮幸免不然亦見殺矣由是觀之趙盾弒君公論素
昭子孫難改史狐一筆豈曰深文若夫立武反田自是
武既成人事韓厥黨趙指賊爲忠左傳載韓厥之言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宣孟卽盾也此亦他年之言傳終其事故并記之其時獨家相比相
傾罔知大義如欒郤之亡趙莊姬譖殺同括欒郤爲徵韓厥之存趙
皆以其私而非爲國計者也吁此晉之所以不競歟

冬　衛人來媵　九年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　晉人來媵　十年　夏　齊人來媵

媵必與嫡偕行故他國來媵者必先期而至乃嫡媵相
習情意始孚茲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衛
媵以今年冬至此爲得禮得禮而書者以見晉齊後期

之失也左氏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劉原父力辨其非劉云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魯伯姬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益他國之媵必因我請而來使異姓必不當媵齊大國也魯敢違禮往請齊肯輕以女來乎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而伯姬之歸乃盈十二意宋以王後猶得備天子之制亦未可知不然衛晉之媵已足魯何事越禮再請于齊齊又肯強以其女與人爲媵乎故知三國來媵唯著先期後期以明得禮失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據左傳晉以鄭人立君謀伐之晉侯景公有疾乃立大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鄭然則春秋所書之晉侯乃州

蒲也父在而子爲君可乎愚以爲果爾此大亂之道也春秋雖叔世亦斷無此事蓋當時徵會諸侯晉侯無疾將行而疾作乃立州蒲爲大子（前此州蒲未爲大子也左傳言立大子州蒲六字爲一句）使代已出會諸侯（左傳以爲君而會諸侯代鄭爲一句爲字大會論）大子會諸侯書法當如陳世子欸之盟甯母盟洮（僖七年八年）宋世子成之盟戚（成十五年）齊世子光之盟雞澤會戚（襄三年五年）序于諸侯之下矣然諸皆與會非主會也州蒲以世子主會苟序諸侯之下則失列序諸侯之上則伉尊失列伉尊皆不可以示訓聖人疑焉乃就景公始謀徵會之禍大書晉侯于諸侯之上沒州蒲之名而不書使天下曉然知名位之間不容稍有踰越雖伯國世子代君主

會不得假以君稱也而萬世君臣父子之倫正矣而萬世君臣父子之名正矣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親弔晉喪畏晉也左傳云晉人止公使送葬明年公至傳云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乃知晉之止公非專欲公送葬也故十月景公既葬復遲之半載乃歸公既見止則送葬自不能已經書五月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三月公至自晉諸侯五月而葬公在晉凡九月則雖不書葬而葬可知雖不書公之送葬而送葬可知然其所以不書者公既在晉晉不復以

葬期告於魯史遂無由得書非故諱辱而不書也然而諱辱之意亦隱然在其中矣

十有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諸侯不親迎故逆女必使卿使卿逆常事不書而春秋書之者三公子翬爲桓逆公子遂爲宣逆書者譏其寵任亂臣（翬弑隱公遂弑子惡）宣逆更譏喪娶也僑如非亂臣成逆非喪娶何以亦書之國君娶夫人共承宗廟主內治人倫之始風化之原也故非老成持重端嚴正直之人必不可使逆僑如何人哉在國則通于穆姜奔齊則通于聲孟（齊靈公母）詼佞淫凶行同禽獸魯廷之上豈無他人乃琳玞焉獨僑如是使於敬大婚重宗廟之義何居故亦

書之以譏使遂不得其人也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春秋有同時二人皆公孫皆名嬰齊皆爲卿者一爲仲遂子一爲叔肹子一卒於成十五年一卒於成十七年法當皆書公孫嬰齊卒然則不知何者爲仲氏嬰齊何者爲叔氏嬰齊於是取仲氏嬰齊冠之以氏而曰仲嬰齊叔氏嬰齊從其恒稱而曰公孫嬰齊然後兩公孫嬰齊不至於無別或曰仲遂叔肹皆生而賜氏者也此曰仲嬰齊彼何不曰叔嬰齊曰無叔嬰齊則仲嬰齊亦書公孫矣書仲嬰齊則叔嬰齊不必書叔矣義取相別不謂稱仲氏者之非公孫也不謂稱公孫者之非叔氏也

子叔嬰齊當時亦既稱之矣曰公羊謂嬰齊爲兄後其說何如曰弟爲兄後則子爲父孫子可爲父孫將孫亦可爲祖子弟不識于孔子正名之義何居也怡衛帆扶

十有七年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者用郊禮以報饗也周制子月郊天于圜丘戌月大饗于明堂郊配以后稷大饗配以文王魯前此僭郊未及大饗也至此復僭大饗而用郊禮以行之豈知所謂大饗者以物成而大報也故必行於夏正之九月今于周正之九月則衆物猶未成也大饗與郊殊禮而用郊用非所用也物未成而報報非所報也用非所用報非所報上帝弗饗也徒取僭罔之譏而已若以此用郊

爲正月祭天之禮魯人雖魯豈至此月而行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欒書中行偃弑君而書國弑者書偃既弑其君復威制國人使不敢以名赴也赴不以名春秋安得而書之或者曰春秋書賊法嚴首惡書偃同謀執弑大逆不道厥罪惟均書書則遺偃書偃則遺書而書偃並書又無其法故無論不赴以名即赴以名春秋亦不得書也吁晉趙盾而趙穿不得縱書歸生而于宋無所逃果晉赴以名直書欒書弑其君中行偃豈遂免哉

學春秋隨筆卷八終

學春秋隨筆卷九

四明萬斯大充宗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之世彊大兼併彊埸之地彼此無常使楚取彭城而不以居魚石則彭城直爲楚有諸侯豈遽圍之師圍之亦未必仍繫宋乃取之以居魚石則彭城端未屬楚春秋于魚石之入也書曰宋魚石則于彭城之圍也自當書宋彭城何則魚石故宋臣則彭城固宋地也以宋臣據宋地而不繫以宋將疑魚石得專其地矣然則以彭城非宋地爲嫌者非也晉合諸國之師同力助宋則

春秋書法自當就諸國爲文華元雖從豈得專之故彭城繫宋就諸國言之也然則以宋華元與圍爲嫌者亦非也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本鄭邑齊桓之伯說鄭申侯而賜之申侯以美城得罪迄今八十有餘年矣諸侯謀服鄭而遂城之知虎牢已爲諸侯所取不書取者鄭雖失之諸侯未嘗私之也諸侯雖未嘗私之而鄭已失之故亦不繫鄭其所以城之者虎牢爲鄭楚抗中國之衝城之則勢爲我操可以逼鄭可以制楚故明年鄭即受盟後以晉不體而即

楚（在九年）諸侯自是屢伐鄭且取虎牢而戍之戍之之意即城之之意（戍在十年）然戍繫鄭而城不繫鄭者從後一見之也夫以鄭之虎牢而城惟諸侯戍惟諸侯鄭若無與焉者見其罷于晉楚之交攻而不暇為謀也則城之戍之諸侯之計得矣獨怪楚欲挾鄭以衡中國惟以要害與人而莫之圖也

三年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晉文踐土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至（在僖二十八年）不再盟也今雞澤之會亦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不再盟可也奈

何使大夫與盟乎穀梁傳曰大夫張也諸侯始失政也噫桓文已往霸統中微大夫之張不始乎此諸侯之失政亦不始乎此然而大夫之專盟實兆于此矣是故雞澤之會諸侯在而使大夫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自盟也宋之會則諸侯不在而大夫專盟也積漸相因勢所必至春秋書此世變之亟益深矣

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凡諸侯往會吳則殊會而稱國成十五年鍾離襄五年于戚十年于柤十四年于向是也吳來會諸侯則不殊會而稱人此年戚會是也此春秋立文應爾非以爲褒貶也大抵吳以夷俗晚通春秋畧之

卽或偶然書爵如柏舉之戰黃池之會皆稱吳子亦因與中國諸侯並列連類而稱非特進之也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似矣而未盡也吳鄫人云則不辭使無鄫人將齊世子光吳云豈遂辭乎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僖之弑三傳皆同而春秋書卒故說者疑之愚謂亂賊肆逆不一其塗有顯行其弑者亦有隱行其弑者顯行其弑者逆跡彰聞無從自諱縱或外赴不以其實如書之要未有不名其弑者隱行其弑者陰施鴆毒扼吭類

之姦陽爲卒病暴亡之狀一時爲其所欺而外赴止云不祿史官從而書卒春秋烏得而更之傳得詳其事者蓋其同謀數侶久而漸露其姦本國之史乃稍備存之記載如子駟之弑僖公楚圍之弑郟敖是也春秋之學有必待傳而明者此其是與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晉之有三軍也將中軍者稱元帥上一國之政而諸卿聽焉季宿醉心久矣魯鄉唯公室三軍有事則命卿分將故季氏雖强政權猶未盡屬今宿忽獨作三軍名則三家分將實則專領中軍使政權盡歸于己時公年十四未諳國務大約慫之以壯國威而公不察也軍制既

改卒乘必增其多寡未必與周官司馬法相符不可臆說

十有四年　夏四月　己未衛侯出奔齊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孫甯逐君立剽晉不之討反命大夫爲會以定之此與稷會成宋亂何異不書成衛亂者稷之會宋督不與不書成宋亂將疑于討亂此則孫林父在列不必書成亂而成亂自明也荀偃弒君立君以其故智於成其討乃晉悼年方壯盛三駕之餘而昏怠遽至于此噫强家之相庇皆其善自爲謀也胡悼公弗察與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向戌來聘而公與之盟與荀庚孫良夫來聘而與盟同在成三年就國都盟可也何獨至劉而盟之杜釋劉地闕鄭漁仲獨云魯地蓋鄭以公盟之處意其必爲魯地非有實據也于劉二字確是衍文因下文有劉夏字而誤耳

二十有一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再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

獨衛樸推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一食不入食限某以爲如樸言是二頻食亦入限矣舉以問梨洲先生先生答曰按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並兩書日食歷家如姜芨之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巳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汎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至冬十月庚辰朔交汎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芨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巳酉九月朔交周○宫○九度五一二八入

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四二三。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先生此答。根據授時西歷鑿鑿可信。與先儒泛言無頻食者不同也。敬錄于此以公同好。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晉會諸侯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也。愚謂齊莊存。則朝歌之役當報。齊莊弒。則朝歌之報當轉爲討賊之師。所

謂事變則情遷亦伯者輕重之權衡也乃反黨亂賊之說受賂而退其爲滅天理昧人倫孰有甚于此者乎故是會本以伐齊出而經不書蓋書伐齊則疑于能討賊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衛侯入于夷儀

據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是衛侯之入因晉之力也夫晉既失之于始而成剽之簒剽之君衛歷年十二與諸侯盟會者七久矣其爲正君矣一旦復以夷儀處衎是使衛有二君也噫國無二主聖人之訓也幾見一國二公而不亂者乎吾甚怪晉既定剽于始而不更慮其終既恤衎於終曷不豫定于始也

意欲使之兩全勢必歸于弑逆是亂衛者晉也非衛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雖篡立位定已久國人羣奉以爲君則其兄弑不問爲誰無不書弑其君者非以甯喜特書也爲甯喜者外內二君欲納衎則必弑剽欲奉剽則衎終廢爭無兩可權斯二者唯當終始於剽而不貳于衎何則衎與剽之廢立其父所共也喜嗣卿而臣事者剽也非衎也父將死而屬意于衎亂命也衎傲戾不仁旣入喪儀勢必求入喜能盡力于剽而使衎以喪儀終上也盡力於剽而終不能止衎之入剽或死或亡而已以身殉之也縱不能殉君死亡而隨行逐隊反面衎廷雖人節行粉猶不

至躬犯弒君之惡奈何皆不出此既惑于父之亂命復動于政由甯氏之言悍然爲弒君納君之事究竟於父愆無改而弒逆之罪獨身受之及專政而卒見殺噫是名實兩喪也喜誠愚矣哉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會也大夫專盟無君臣之義晉楚同歃失內外之防此世道之一大變也傳記楚先晉歃而經先書晉以爲晉有信非也蓋會有會禮盟有盟禮諸侯大夫夏已會而秋乃盟會時晉固先楚故經先書晉至盟而楚先晉

經則以前目後凡之例書之使先楚之跡泯然不露噫大夫專盟而特書曰諸侯之大夫存君臣之義也楚先晉歃而止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立夷夏之防也存秋之立文精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云十一月乙亥朔與經差一月愚攷上會宋傳五月有丙午六月有戊申戊申止後丙午二日必是六月之朔也七月有戊寅必是七月之朔也七月去十一月凡四月以月大小間數之七月朔戊寅則九月朔非丙子必丁丑矣十一月朔非丙子必乙亥矣傳言是也又

[illegible]辰在申再失閏則春秋信何則周十一月夏之九月也若再失閏則爲今七月然則二十八年之冬乃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何遽以無冰爲災而書乎杜氏無冰註曰前年知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此不察傳文之失從而爲之辭也善乎劉公是之言曰歷家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此足以折其非矣

學春秋隨筆卷十

四明萬斯大充宗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亦先會後盟也經書會不書盟杜以爲譏晉不歃血故似未得聖人之意齊桓葵丘之盟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春秋不以不歃而不書盟也何獨於此不書乎蓋聖人自書宋盟以來日反復痛恨於大夫之專盟或負之同歃而未能釋于懷也乃方距六年而忽復覩此嘻一之甚矣其可再乎於是存其會而削其盟存其會者

不沒其事也削其盟者非惟存君臣之義立夷夏之防并與其大夫專盟晉楚同涖之迹而泯之此則聖人之意也

三月取鄆 莒邑

莒展輿以去年十一月弒君至此位猶未定季宿若能聲罪致討豈不甚善乃乘亂而取其邑此與盜賊何異乎蓋宿自三分公室以來 襄十一年作三軍是年取卞前在襄二十八年 取卞于前而取鄆于後皆爲自封殖之計故經不書伐莒書伐莒則疑于能討賊也至莒人方行弒有大惡虢之會尚不敢顯其敵以取鄆訴乎左氏所言恐非其實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書去疾入而展輿奔卽知展輿爲篡弑之賊而去疾能討賊也然書去疾入于前而書展輿奔于後又以知去疾不急於討賊而終佚賊也春秋於公子之入國而爲君者皆不稱公子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稱公子則與大夫之去國而還者無辭若楚公子比且入書其名則與後卒時書名相應不必著其公子也展輿既未能君而出奔則與宋萬弑閔公之奔陳無別故書法同

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往時晉主諸侯楚猶有所忌今晉甘自退不與楚爭楚遂得大合諸侯專力于撓已之吳以爲漸窺中國計然歷數在會之諸侯陳蔡許徐頓胡沈固素服于楚者也淮夷夷也鄭固往來于晉楚者也宋則合晉楚之成者也滕邾皆宋屬（定元年傳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郳即小邾）與宋俱往也然則泗上冠帶之國如齊如魯如衛曹如邾杞皆未之或預是雖合者十二國止卒卒其同類何足以爲榮及徐子既執而諸侯解體伐吳之役宋鄭滕邾皆世子丞已去之恐後矣彼陳蔡胡頓諸邦名雖諸侯實同烏合安足以敵方熾之吳雖克無備之朱方滅無罪之賴不足以立武不足以示威反播惡于慶封之口未幾

而棘櫟麻之入由是年多遠見報于吳入春秋書此以惎楚度之暴橫無能且病晉之衰而門在會之諸侯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鄉也作三軍今何以舍中軍季宿弱二子史弱公室也宿既將中軍專魯政復私計已與二子歸公雖異分國維均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不歸公也叔孫氏臣其子弟半歸公半歸已也孟氏取其半三分歸公二一分歸已也且中軍與上下軍各位差次無多未稱殊絕非快心之舉因乘叔豹之死欺仲孫之懦遂舍去中軍已專一軍而以一軍屬二子往者三軍則國三分今二軍則國二分擇一自予而使二子分其一傳言四分公室者對二子而爲言也如是則已不若中軍之名

而實則益前之半傳云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要知宿之所貢不過就所益者稍分其一二若二子已滅四一所貢豈能從厚乎二子有分民而無專將公室有貢而無民故曰舍中軍者季宿弱二子更弱公室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齊與燕平者孔氏宗賈逵何休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如左傳既云齊求之也下又云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又似燕求齊矣孔說據經而前後可通如昔暨齊平與定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及鄭平同此年暨齊平之後叔孫婼如齊涖盟與定十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同故諸儒多從孔說劉公是更截在傳齊求之也句爲齊暨之事於齊侯次虢下爲齊燕之事竊

更明確愚稍益之曰外乎而書必有關天下之故如宋人及楚人平是也燕僻在北陲不與中國盟會齊景雖興師納君卒受賂而不克經但書伐在六年冬與陵楚之師無異此又何關天下事而書其受賂之下下陳傅良謂齊景行惡唯此納君合義而受賂不終不[illegible]其下將疑于能行義也夫十二年經不書齊高偃師師納北燕伯于陽乎觀後之書納則此之行義不終已見矣煩曲說哉蓋燕與齊未嘗不平特春秋不書所書者齊魯之乎耳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哀公既以偃師爲世子而更屬留于招是明示以廢立之意矣招而純臣義不受屬受屬矣則廢立之事乘間伺隙何日而忘一旦值彌留之際不殺奚待哉然則偃師之殺是哀公致之也偃師殺而哀公縊亦由其自取故不書招以弑君而唯正其殺世子之罪使當時哀公不即死必立留爲嗣則殺世子之責當無異于晉獻宋平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徵師之赴楚當時必有瞞情因公子勝之愬而楚怒其誣故遂殺之書曰行人專使也凡專使乃稱行人非關無罪也有罪無罪本事 徵師既殺留知楚侵之兵勢必難處

于我遂潔身先去春秋以其無貪位之實有遜言之明故書以公子如未爲君而不同於其屬與之稱國稱名也

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陳哀之死留之奔皆在夏至冬尚未有君招主國事意欲何爲時孫吳在楚果畀禮遜詞以請雖未能免于討亦或未至滅陳乃偃然無事坐待其來僅殺一過將以諉罪此所以甚楚之怒也因而滅陳肆暴也放招殺奐淫刑也葬陳哀公假仁也凡皆招之所致也傳載袁克葬君詳其事勢陳滅矣克何能爲蓋因楚葬哀公克

念故主乃殺馬毀玉以遂其私楚人不可乃質之耳故於其既也又請私特傳文有未備諸儒遂疑其誣非也

十年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自舍中軍之後止二軍矣何以三卿竝將乎考八年蒐紅傳曰革車千乘以司馬法卒乘計之當得七萬五千人（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周官六軍之數也名止二軍而實備六軍之數然則軍制作舍皆三家專兵自恣爲盜國之謀於古制原無與也孟子有言今魯方百里者五此必自春秋末已然以五百里之魯季氏專其半二子分其半其地廣其民衆卒乘之出較昔自增其丁役代也季之一軍已爲將而叔爲佐（叔弓叔氏也）偏師而出則逖

將之後凡書叔某帥師或季孫某帥師皆季氏之偏師也悉師以行則同帥之此行季孫意如叔弓同帥帥師是也二子之一軍不分將佐而各主其偏或專行或並出不相隷也專恣如此於公何有哉春秋自此于諸卿並將悉書深著其僭亂無君之罪也叔氏雖公臣實爲季氏之貳不與三家之數十二年帥師圍費可見

十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侯之于楚子一會于申在四年再從伐吳四年五年可謂同惡相求矣二君皆弑君賊弑君之討當聲於會中之日就令能爾君子猶惡其非無瑕而僇人也乃歡好踰八年之久

忽動于惡誘致于申而殺之名雖討罪殺時必所弒君實則因滅陳之易更欲大肆其毒滅蔡自雄且以威中國豈知盈而必斃天道固然懷惡而多行不義死亡之道也春秋生名有以也夫蔡有拒圍八月至死不屈春秋書以君在之稱見其志在存城復讐不以居位爲心也君子曰景公無後靈侯有子天道安在然而靈之見殺景亦含笑九京矣

十有二年冬公子慭出奔齊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季孫宿遂如晉而書而致中隧是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慭遂如晉而不書慭非卿也然則公子慭出奔何以書慭與南蒯謀去季氏而公

與其謀謀洩而蒯叛慭奔季於是陰忌公思有以逐之乾侯之孫實萌于此是則一公子之奔繫我君存亡之故不可不書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

葬許悼公

左氏公羊以爲藥殺穀梁以爲不嘗藥愚按之事理以求書法唯左氏可憑夫君藥臣嘗親藥子嘗雖載禮經然未聞偶不嘗而死卽加之以弑名也況君之于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書世子弑其君是亂臣賊子之極惡兩備焉而僅以其不嘗藥之故毋乃已甚穀梁之說固知其必不然也公羊云藥殺是已然拘于賊不討不

書葬之例見悼公書葬遂謂春秋不以止爲賊而赦之也是以止爲過殺矣過與故不同而書法同乎又知其必不然也唯左氏之言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世子奔晉茲數言者足以定止之獄矣夫瘧非必死之疾治瘧無立斃之劑今藥出自止飲之即卒是有心毒殺之也殺父以藥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止之弒君無疑矣藉曰過也非故也止又何所畏而遽奔乎止奔斯立以禮葬君魯往會之故書弒于前而書葬于後皆實錄也赦止之說胡爲乎來哉

二十有二年　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春秋是非有當通前後參觀而後見者執一字以求之則泥矣如景王崩適寵爭立而王室亂王猛敬王並弱不自振賴劉子單子成復辟功先儒泥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文罪二子之以王猛比之姦雄挾天子以令諸侯噫是亦過矣不觀明年書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獨非二子以之乎經所以於王猛之居入書二子以於敬王之居入不書二子以者王猛未踰年尊未成於法得施敬王已踰年尊既成于法不得施也且所謂以者謂輔王而扶危定傾非挾王以行私柄國使於王猛之居入不書以則二子復辟之功終不著著之於王猛則

敬王之居入不待言以而自知爲二子之功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亦美惡不嫌同文字也槩以書以而甚之將使二子觀望不前兩王終于不立而後可也豈春秋意哉.

二十有五年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鄭祭仲出昭公則立突衛洩職出惠公則立黔牟孫甯出獻公則立剽彼于故君則義絕於新君猶稟命其實擅自廢置桀驁不臣而其名猶或藉口於大過易位之權也今意如出昭公不改立君自行君事曾無君者八載說者曰魯秉周禮理義在人懼公議之見討而未敢無忌憚也吁是惑於季孫事君如在國之詞而不察其

爲黨惡之誣詞也自扈之會二十七年士鞅爲此言而意如每歲賈馬歸從者之衣屨于乾侯以寶之無識之徒遂以爲果能事君如在國也噫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圍成而成拒居鄆而鄆潰並意如使之果事君如在國何以貨于猶而鄆陵徒盟賂士鞅而會扈無成二會皆以賂無成也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如齊而齊不見禮如晉而晉不使人是不特窮之於封內又極之於所往卒使控訴誰因容身無地栖栖中路客死乾侯而意如儼然改步改玉入廟主鬯上無一人之奉而內欺臣庶外固黨援無君之名而有君之實噫是尚得謂之秉周禮者乎是尚不謂之無忌憚者乎故吾謂自春秋以來權臣世濟其兇肆恣橫

逆未有如季孫者尤未有如意如者若以其不改事君而寬其責是徇于流俗而不察當時之情實也奚可哉或謂使意如改立君夫子將何以書之曰以春秋君衎亦君剽之例推之則故君君也新君亦君也各書其實而已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景取鄆以居公則公之居鄆猶鄭厲之入櫟衛獻之入夷儀也而鄭厲衛獻因以復國昭公終於客死何哉以不改立君之故也蓋改立君則事權不一事權不一則嬖孽從生裹言有人外援多助或排或挽能無入乎

今季氏自行君事政事悉由于己陽虎奉君而陰壓其人其計秘其慮周臣民附之齊晉右之外內一心無瑕可擊而昭公又以昏庸之質既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且從者肆虐民如重仇二十九年鄆潰穀梁傳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僅一鄆而不能撫非惟不能復國并與其一鄆而失之此固意如之姦而實昭公之不德也容然能後其以此大○或曰如子言則君出者必改立君爲是也且有古無無君之國而孟子言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是易君者古亦有之但古之易君必爲國爲民君非大過不廢也繼非賢者不立也至公無私之心質先君而無愧對臣庶而無慙故雖易君而不得

以爲罪春秋時世臣横逆罔上行私君固未必能賢而臣之逐之者皆其一己之私也其繼立者又惟其所好更不擇賢究之奔者不甘于出而自討求還繼者不能自安而終于見弑其所以易君者非其道故也爾昭出孫季不立君雖無弑逆之禍而昭終不復爲如意如之叕也雖然以昭公之爲君而見出以意如之爲臣而易君鄭突衛衎恐未能以例論也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都曰京師此城京師也而曰城成周何也平王東遷

以王城爲都則王城乃京師也敬王避子朝餘黨欲遷都成周未城時都猶未定不得言京師既城而天王都焉夫乃得謂之京師也故定元年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京師卽成周也若于此卽曰城京師則疑于城王城矣此諸侯勤王之事大夫往故書大夫先儒多譏政在大夫吁政在大夫久矣何獨于此譏之耶

學春秋隨筆卷十終